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彩云散

这一生，遇到过你，
便已经是我们最好的团圆

乐小米 著

LEXIAOMI WORKS

YOU HAVE

LOVED

ENOUGH

七年之后，

故事走近结局

生，

生，不朽

限量赠送

纪念海报&书签

新世界出版社

NEW WORLD PRESS

4

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〔之彩云散〕

乐小米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凉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4，彩云散 / 乐小米著. -- 北京 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3.9
ISBN 978-7-5104-4627-6

Ⅰ. ①凉… Ⅱ. ①乐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7179号

凉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4之彩云散

策　　划：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　　者：乐小米
责任编辑：杨雪春
特约编辑：紫　木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　冯宏霞
装帧设计：居　居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（100037）
发行部：（010）6899 5968　（010）6899 8733（传真）
总编室：（010）6899 5424　（010）6832 6679（传真）
本社中文网址：http://www.nwp.cn
本社英文网址：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印刷：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销：新华书店
开本：670×970　1/16
字数：210千　印张：17
版次：2013年9月第1版　**2013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**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4627-6
定价：26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　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　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客服电话：（010）64813793

人生，就是一场修行。
一场内心不断被摧毁，却又自我重建的旅程。

无人是你的上帝。
只能自我救赎。

目录
Contents

〔楔子：团圆〕
001

〔上篇：彩云散〕
004

〔Chapter 01 余生 · 卜算子〕
如何同生不同死。 005

〔Chapter 02 不配 · 诉衷情〕
故园无此声。 018

〔Chapter 03 徘徊 · 阮郎归〕
世间安得双全法。 035

〔Chapter 04 惊梦 · 懒画眉〕
物是人非事事休。 063

〔Chapter 05 离人 · 雨霖铃〕
多情自古伤离别。 086

〔Chapter 06 重生 · 彩云归〕
当时明月在。 153

〔Chapter 07 重逢 · 陌上郎〕
知我意，感君怜，此情须问天。 182

〔Chapter 08 纠缠 · 杏花天〕
不负如来不负卿。 230

〔绝密花絮：完稿倒计时……〕
262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〔楔子：团圆〕

一 大毒枭

这是一处安静的小院。

男主人到来之前，只有一个年老的花匠和他年幼的孙女居住于此。花匠每日收拾着小院，照顾着院里的花花草草。

此处位于距离杭州西溪不远的湿地水岛之上，山水灵秀，旧时曾是一些富贵风雅之士的别墅所在。几经岁月，昔日的亭台楼榭已成烟尘。后来，便有十余户渔家居于此，舟为马，桥做路，水为田，岛做家。再后来，此地被一港商购去，原住民被迁出，港商将旧屋修葺翻新，这些修葺一新的、别具水乡情致的宅院就成了极少数人的私宅。

老花匠姓卢，为人本分却也极会看眼色行事，他虽没见过这屋子的主人，却也知道能在此处有私宅的人，不是平常人。

老卢家的主人是岛上最为神秘的人物，因为这么多年，从没有人见到过他。

岛上本就不足十户人家，多是度假小居。三月杨花起，八月桂花香，十月芦花飞，西溪最美的季节，也是此处最热闹的时候。

主人间未必相互招呼，但主人离开后，在此看护房屋的工人们，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凑到一起闲谈：谁谁的家里是做什么了不得的大生意的，谁谁谁家主人吃

饭用的碗都是清官窑里的，或是谁谁谁谁家的主人有什么不足与外人道的癖好……

但唯独老卢这里，常年只有他和孙女，从没有人见过老卢的主人，只知道他姓程。后来，工人们就纷纷猜测，老卢的主人如此隐秘，十有八九是贩毒的。

而且，是大毒枭。

二 小夫妻

这是五年来，老卢第一次见到他，这处私宅的主人。

沉默。

这是老卢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天已尽寒，老卢如常收拾着院落，看着坐在藤椅上面容清俊的男子。

他已在此坐了一下午，傍晚的寒意已经浸染了他的身体，他却丝毫不知，只是出神地看着隔壁小院，似是要将谁望穿一般。

兀地，他隐隐咳嗽了几声，却又生生压了回去。

老卢连忙进屋，倒来小孙女早已热好的米酒，递上去，说，程先生啊，天儿冷了，您喝点儿米酒，驱驱寒吧。

他接过，冲老卢笑笑，刚饮下一口，咳嗽得却更加厉害，让人揪心。

他的咳嗽声，让老卢想起隔壁不远处小院里曾住过的那对小夫妻——此处唯一长住的一户业主。

每及天寒，那个眉眼俊挺的男人不小心着凉打喷嚏时，女人总会缓缓走出来，给他披件外套，一面给他整理衣领，一面轻声埋怨。

手指纤长，眼波婉转。

一颦一嗔，皆是心疼。

想起那对神仙眷侣一般的小夫妻，老卢突然觉得自家男主人身上是掩不住的孤单，无边的孤单。

孤单。

是老卢对他的第二印象。

三 程太太

老卢忘记自己是如何脱口问出这句话的——程先生，您没带程太太一起来啊？

话刚出口，见他面色微愕，老卢自觉多言。

随即，老卢讪讪而笑，自言自语弥补一般说，哦哦，我多嘴了，多嘴了……呃，程先生……还是单身？

说完，老卢又自觉无趣地干笑了几声。

他愣住了，似乎从未想过老卢会如此问。半晌，他才回过神，低头，看了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笑了笑，说，我，有妻子了。

他微微停顿了一下，抬头，望着远方，隐约有极做平淡的叹息，他说，只是，我的妻子，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

他的语调平稳，却那么执拗而认真。

老卢见他并不因自己冒失而生气，还礼貌地回答，便放下心来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自言自语一样说，哦哦，那年底时，程太太就回来了吧。春节了，得团圆啊。

他没回答，只是笑笑，将戒指握在胸前，如同抵死拥抱一般。他知道，这句话，此生此世，他永远没有机会告诉她——

这一生，遇到过你，便已经是我们最好的团圆。

上篇：彩云散

〔凉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4〕

彩云易向秋空散，燕子怜长叹。

几番离合总无因，赢得一回僝僽一回亲。

〔Chapter 01 余生 · 卜算子〕

——如何同生不同死。

1 你是否曾爱一个人，爱到生死相随？

窗外月光，是情人眼里碎掉的泪。

这是我苏醒后的第二个夜晚。这两日，断断续续的清醒和昏睡间，大脑仿佛凝滞在一片混沌之中。

睁开眼，医院天花板处明亮到刺眼的灯光，如同匕首一般，刺疼人的眼睛。

我微微地侧过脸，闭上眼睛，一时之间，整个人像游离在时空之外一般。

迟钝，而又茫然。

这劫后余生。

钱助理进来的时候，护士正在给我换药，我的发丝间是海水浸染过的腥甜。

我看到是他，嘴巴刚微微张开，便觉干裂带来的疼。

护士回头看着他，有些无奈，求助一般，说，两天了，她一直都不怎么说话，也不吃东西，一个人呆坐着；又会像梦游一样，突然惊悸清醒，清醒了，就反复问那位姓程的先生。

他会意，没等我开口，便上前将手里那束盛放的粉红蔷薇搁在床头，冲我笑笑，说，你放心，程先生他很好。

程先生很好。

从昨天开始，他就这么告诉我，在我醒来后的第一刻——

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，濒溺死亡海洋。

窒息。挣扎。

我以为纵身而下，这个世界将从此安静剧终。再无抉择，再无纷扰。可程天佑却像一道巨大的伤口，豁开在我眼前，天崩地裂一般决绝——

他俯身而落，如影随形。我的瞳孔迅速放大，极度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纵身而下的男子。

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你空有万丈赴死决心，他自有此身九死不悔！

急速下落中，被他紧紧卷入怀里，抵死相拥是他所能给我的最后的保护。

耳边，是风，是自由，是死亡，更仿佛是他眼睛里的不可抗拒——我不要你死。

你是否曾爱一个人，爱到生死相随？

黑色的大海翻涌着深深的绝望，瞬间，吞噬了我和他。身体落入海水中时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，那一刻，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僵直的身体传来的疼痛。

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藏蓝色的汪洋中，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我却无法救他，甚至来不及呼喊他的名字。

随后，我整个人也被卷入波涛之中。

窒息。挣扎。

频溺于死亡的海洋……

——直至我被救醒，心智却依然停留在那场无助的噩梦里——那场他想给我生，我却给了他死亡的噩梦。

肺部突然涌入鲜活的空气，虚弱间，那个在噩梦中无比焦灼地呼喊却怎么也喊不出声响的名字，终于唤出口：天佑——

钱助理走上前，握住我胡乱伸向空中的手，他说，姜小姐，你醒了？

我一身冷汗，迷糊却又清醒，身体仿佛四分五裂一样疼痛。我仿佛握住救命稻草一般握着钱助理的手，像是倾诉噩梦中的惊悸般求救，我说，天佑——救他——

声音却虚弱得几乎只余口形。

医生忙上前检查了一下，看了钱助理一眼，说，她刚醒，需要好好休息。言谈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间，感觉与钱助理甚是相熟。

钱助理看了看他，又看看我，会了意，转而安抚我道，程先生他很好，嗯，比你醒得早，只是身体受了些外伤，不能下床。你看，还是他不放心，叮嘱了我，让我过来看你的。

钱助理的说辞，让我从极端的惊恐之中放松了下来，随后而来的是无与伦比的疲惫。

原来，他没事。

真好，他没事。

可是，我这到底做了些什么？

我陷在床上，身心疲乏，大脑再也无力面对这些沉重的思考，只觉得眼前世界一片静寂。

此后的两日，我整个人昏昏沉沉，在茫然与清醒间反复穿越。

茫然时，沉默地躺在床上，觉得整个世界都与自己无关了；清醒时，记忆袭来，突然受到惊吓一样，反复追问医生护士程天佑的消息。

一次一次在清醒中得到答案，却又一次一次在茫然中遗忘。

然后再次问询。

最后，护士走路都绕着我，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直到现在，给我换药这一刻。

钱助理面前，她细声说着我这两天的病况，以及我是如何百折不挠地用“程天佑”这个名字折磨她和医生的。

钱助理转头对着我笑，仿佛知道我的不安似的，他指了指他刚刚带来的那束粉红蔷薇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程总……他要我给你送来的。

然后，他又补充安慰说，程总他伤到了背，一时不能下床，不便过来看你。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

我沉默。

随后，钱助理很自然地避到一旁，直到护士给我换完药，拉开隔断的帘子，他才又走上前来，刚要开口对我说什么，医生走了进来，白衣整洁，彬彬有礼。

他和钱助理老友般相互招呼了一下，便迅速进入职业角色。

他一边仔细翻看记录一边给我检查，习惯性地指了指床边的蔷薇，说，病房最好不要摆鲜花。

当目光落在蔷薇花上，他愣了愣，露出片刻走神的恍惚表情。

钱助理冲他干笑，说，我知道，可这不是程先生的心意嘛，秦医生。

被称作秦医生的人忙回过神，点点头，没作声。

秦医生检查完，对钱助理说，她这两天啊，几乎没怎么说话，问她什么，也不回答，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似的，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……他微微顿了一下，又说，呃……当然，除了问了不知道多少次……嗯……“天佑”……唉，再这样下去，不是她变成复读机，就是我们变成自动答录机……

略显娃娃脸的刘护士站在一旁，一面倾听，一面捧着胸口，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

我木然地望着窗外，仿佛他们的交谈与我无关一样。

突然，我转过脸对钱助理说，我想去看看他。

秦医生和刘护士齐唰唰地把目光投给了钱助理，那表情就是，看到了吧！这下看你怎么办！你知不知道这两日她快把我们折磨死了啊？！骗人是那么好骗的吗？这里是医院啊，不是横店！我们是护士啊、医生啊，不是专业演员啊！就算是客串演员你好歹也得给钱啊。

钱助理微微一愣，冲我笑笑，说，都怪我一直没跟你说明白，程先生不在这间医院。他伤得比较重，去了本市最好的骨科医院。

他语调平稳，语气流畅。

秦医生和刘护士直接冲他投以一种类似于“牛人啊，这样也行”的崇拜目光。

钱助理的背挺得笔直，回他们以“老子就是智商高”的无声讯号。

他们三个微妙的表情，让我莫名紧张起来，我挣扎着想要起床。

我一把抓住钱助理，紧紧盯着他，微微喘息，问道，他……是不是出事了？！

钱助理脸色微微一变，忙安抚我，笑道，咳咳，程总要是有事，我怎么可能在这里呢？是吧，秦医生？是不是啊，刘护士？

秦医生忙着记录病情，给了他一个“大概也许好像是吧”的背影。刘护士也在一旁收拾器具，都没抬头，樱桃小嘴里应承着，嗯、唔、啊、哦。

钱助理强笑道，哎，你看是吧？你太多心了。程先生很好呢！

——程先生很好？！谁告诉你的，程先生很好？！

病房门口，传来的是一个男子恨极、怒极的声音，似是寒冬腊月里的冰晶一

样，簇着尖锐的棱，冷冷的，直插人心。

2 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程天恩推门而入时，秦医生和刘护士正忙着帮钱助理安抚我，虽是潦草应付，却也是在帮他卖力演出。

秦医生回头，一看来人这阵势，黑压压一帮人装黑社会，大墨镜，黑西服，就差手持尖刀了，便连忙走上前，试图平息这场不知因财还是因情而起的纠纷，说，哎哎，病人现在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。

程天恩那俊美的脸上，往日里一贯优游自持的表情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掩饰的乌云密布。

他斜了一眼，他身边的人忙把秦医生拉开。

刘护士太年轻，未经世事，被吓得躲到一旁，小脸煞白，桃花眼却不住地往程天恩脸上瞟。

钱助理一看，忙上前赔笑，含混着不愿说破一样，姜小姐这几天不吃不喝不睡，心灰意冷的，什么事都不闻不问，唯一记挂的就是大少爷……二少爷您就别再刺激她了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

程天恩一把推开他，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，这里轮不到你怜香惜玉！

说完，他转动轮椅上前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那种力度，似乎恨不能将我整个人生生捏碎一般。

若是以前，见他这般，我肯定会惊恐无比，只是现在，死都死过了，还有什么可恐惧，不过，厌恶的情绪还是蒙头而来，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

此时的程天恩是暴怒的。

这种疲惫中的暴怒，是我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的。

他是个内心无比骄傲的人，一贯是云淡风轻、运筹帷幄的表情，他这种失控感让我不免心慌。

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冲我吼，装什么心灰意冷？！看起来显得好高端哈！你不是想去见我哥吗？我这就带你去见他！我让你好好地见见他！

我忍着身体不适带来的喘息，说，你放开我！

钱助理不甘心地在一旁喊，二少爷，您别伤着她！她身体正虚弱……

程天恩理都不理，一把将我拖下床。

我手臂上的针头与挂水瓶分离，鲜血密密地沁出来，后背上的伤口隐隐作痛，

我光着脚，被他从病房拖出来。

长长的头发，带着海水亲吻过的咸湿气息，散乱在我的颈项间，宽大的病号服，苍白的脸，十足的病中模样。

他这异常的暴怒，让我再也无法平静。我望着他，眸光开始抖动，结结巴巴地问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！

他沉默下来，恨意却不减分毫。

他越沉默，我越惊恐。

我说，程、程天佑是不是出事了？你、你告诉我。

轮椅转动间，程天恩依旧紧紧抿着他的唇，眼尾的余光斜向我都是深深的恨，似乎同我多说一句，都让他厌恶至极。

在他的沉默中，我渐渐开始崩溃，无法再冷静，我几乎带着哭腔尖叫起来，你告诉我……告诉我啊！

直走到重症监护室前，程天恩破门而入，一把将我扔进去，说，滚进去！自己看！

值班的护士忙上前，说，先生，先生，没有医生的准许，不是探视时间家人也不能进。您就是要进也要穿上隔离服啊！要不对病人不好啊。啊！闪开！闪开！不要碰我！否则，我要喊保安了……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程天恩的手下给拉到一边去了。

我呆坐在地上，抬头望着病床，乱七八糟的管子插在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身上。床旁多功能监护仪上明明灭灭的灯，无声无息的光，如他往日间沉默的温柔。

我爬起来，赤脚缓缓走过去，摇摇晃晃，一时间，心颤和悲伤全堆积在嗓子里，轻轻颤颤只喊了一句：天佑——

便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。

程天恩在一旁，暗黑的眼眸中如同囚禁着一头饥饿的猛兽，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平静，却依旧挡不住那滔天的愤怒。

他说，什么程先生不能下床？！什么程先生身体不便？！他是我哥！他是程天佑！瞎了眼爱上你的程天佑！但凡他有一口气，但凡他有半点力气，整整两天时间，他怎么能放下心不去看你一眼？！他就是爬也会爬到你床边！他不去看你只有

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他根本没醒来！或者……再也不会醒来……

他说，你若爱他半分，了解他半分，就该知道，他一定是出事了！他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个冷心冷血的女人？！

说到这里，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却难掩悲伤，说，我哥……已经昏迷三天两夜了，医生说如果七十二小时内他醒不来，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再醒来了！

他颤抖着抬手，看了看腕表，声音无比绝望，说，都已经七十个小时了，还有两个小时，如果他再不醒来……

我只觉大脑里“轰——”的一下，刹那间，全世界的时钟都在我耳边滴答作响，我但觉身体摇摇欲坠。

他眼眶通红，停顿了一下，止住了悲伤，冷笑道，不过，姜生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如果他死掉，我一定要你陪葬。

3 天佑，该起床了。

重症监护病房里，我静静地守在他的身旁，旁若无人的模样。

这是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有这么多时间，如此仔细地端量这个男人，这个愿意为我赴死的男人。

他的双目紧闭，我再也看不到那双温柔而深情的眼眸。他被海水浸泡过的发，粗糙而干涩，不复往日光泽。

吸氧面罩下，他的脸色灰白，整个人已经孱弱得宛若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，无人知晓，下一秒是嘹亮的啼哭，还是寂静无声地失去呼吸。

我轻轻去拉他的手，居然还是那么温热。

我声音很轻，仿佛还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一样，我试图唤醒他，说，天佑——

钱助理追过来的时候，我依然安静地望着病床上的他，我从不敢相信，有一天，他会这样躺在我眼前。

钱助理看了程天恩一眼，将一条轻薄柔软的羊绒披肩披在我身上，他说，姜小姐……我怕你受不住这个消息……所以……

程天恩冷笑道，受不住？！我觉得姜小姐会开心得很！再也没有人能阻碍她和她那苦命的情郎在一起了噢。

我仿佛听不见他们说话一样，只是看着程天佑，觉得自己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孩，却找不到任何地方躲避。

我摩挲着他的手，梦呓一样，我说，天佑，该起床了。

钱助理看看我，说，姜小姐，你没事吧?

我看看钱助理，茫然摇头，我说，我没事啊。

突然，我又焦躁起来，拉住他，说，钱助理，你快帮我叫醒程总，让他起床。只剩下两个小时了，再不起来，今天的会议要迟了!

钱助理有些骇然，在我眼前晃晃手，说，姜小姐……你别吓我。

我没理他，专心地看着程天佑，轻轻地摇了摇他，说，天佑，天佑，你快起床吧，都这么晚了。

我转头努力冲钱助理笑笑，说，他……是不是昨晚应酬喝多了？你怎么能让他喝那么多呢!

然后，我又低下头，轻轻呼唤他，天佑，你快起床，真的要迟到了啊！你起床！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！我再也不惹你了！你快起床啊……

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，仿佛一生再也无法断掉的牵挂。

钱助理一把将我拉起，冲着门外大喊，医生！护士！快来啊!

程天恩坐在轮椅上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

当一群医生、护士七手八脚想将我拉走的时候，我仍不肯离开，我说，我没事，你们放开我，我得叫他起床，不然就迟了。求求你们！不能迟啊!

可他们却不肯放开我，任凭我如何挣扎。

仿佛这个世界都不能理解我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咬了那个牵制着我的手的胖大夫，他吃疼地大叫了一声。

我挣扎开，再扑到天佑身边。

我焦急极了，我说，天佑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啊！你快起床啊!

我突然捉起他的手，试图咬下去。

直到那针剂注入我的体内，我才冷静下来，昏昏然倒在地上。

地面那么冰冷，如同我渐渐绝望的心。

4 天恩那么恨天佑，巴不得他死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是第二天正午，阳光正盛，满目尖锐的光亮。

我乏力地闭上眼睛，微微皱着眉头，冲刘护士怒吼，把灯关上！刘护士无限委屈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